

Великая княгиня
Марія Пáвловна

〔俄〕玛利亚·帕芙洛娃 著
卜磊 译

末代沙皇公主 回忆录

全景插图版

破解罗曼诺夫王朝衰亡历史的密码

10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

看尽沙皇俄国晚景



中国美术出版社
CHINA PICTORIAL PRESS

末代沙皇公主 回忆录 全景插图版

[俄] 玛利亚·帕芙洛娃 著 卜磊 译



中国画报出版社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末代沙皇公主回忆录 / (俄罗斯) 玛利亚·帕芙洛娃著; 卜磊译. — 北京: 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17.6

(中画史鉴)

ISBN 978-7-5146-1528-9

I. ①末… II. ①玛… ②卜… III. ①玛利亚·帕芙洛娃 (1890—1958) — 回忆录 IV. ①K835.1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50297号

末代沙皇公主回忆录

[俄] 玛利亚·帕芙洛娃 著 卜磊 译

出 版 人: 于九涛

责任编辑: 郭翠青

助理编辑: 魏姗姗

责任印制: 焦 洋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地 址: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: 100048

发 行 部: 010-68469781 010-68414683 (传真)

总编室兼传真: 010-88417359 版权部: 010-88417359

开 本: 16开 (710mm×1000mm)

印 张: 25.5

字 数: 336千字

版 次: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: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6-1528-9

定 价: 68.00元



作者的祖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



作者的二伯父沙皇亚历山大三世



作者的堂兄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



作者与弟弟跟养父谢尔盖伯父的合照

谢尔盖大公之妻、作者的养母爱拉





作者的父亲与母亲



作者与母亲的合照

自序

我生于1890年，今年已经四十岁了。几十年的岁月匆匆而过，再回忆过去，我发现我小时候记忆里的景象与我现在所看到的是如此不同。与现在窗外的车水马龙和高楼大厦相比，我当时记忆里的场景仿佛来自遥远的中世纪。

当我回忆过去时，我发现时间本身是没有意义的，我坚信，岁月的长河里没有事实可言，我童年的往事就像一个童话。

别人告诉我说，我第一次公开亮相是在我进行洗礼的时候。那时，在身着绯红色制服的轻骑兵的护卫下，我坐在一辆金色马车里，由三对白马拉着驶向冬宫——我洗礼的地方。我被起名为玛丽亚，这既是我祖母——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妻子的名字，也是我的伯母兼教母——当时在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妻子的名字。

天意弄人，虽然我出身宫廷——多么奇妙而庄严的背景呀，但是同时我也失去了接受正常教育的机会。我所受的教育严格遵循着某些标准和教条，这些标准和教条在19世纪下半叶盛行于几乎所有的欧洲宫廷。在我老师的眼中，相比宗教和道德教养，教育无关紧要。

人们不重视我的学习，或者也可以说是在故意将学习引到一个非常肤浅的层面上。童年的我因为各种原因而四处漂泊，因此频繁地更换老师；这种更换几乎是每况愈下的，老师越来越差，而且几乎无一例外，他们都毫无个性可言，更没有能力唤起我的学习兴趣。

小孩子的学习是通过和他人的接触来完成的，而我却很少和他人接触。我没有自己的藏书室，不能坐在一张扶手椅里舒适地阅读膝上的

图书，甚至我能看到的书都只是一些数据资料，那种装订好之后就没人碰的东西。

尽管我所受的教育存在着诸多缺陷，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，它也有独一无二的迷人之处。它唤醒了那些因现代生活的需求而被丢弃的品质，虽然它守旧、狭隘，但充斥着一种极为真实而动人的父权精神。

我是在陌生人的照料下被抚养长大的，孩童时期就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家庭生活，因此我从来都没能理解“家”的含义和其真正的价值。可是，即使我的双亲都还在世并且依然在家族中有着特殊的地位，我依然会在这种情况下长大。

我那漫长的童年是沉闷的，总是被困于围墙围成的牢笼里。我的精神也是如此，他们故意隔绝我对外界的了解。虽然我们生活在宏伟的建筑、奢华的房间内，但是人们对待我的方式却非常简单。

人们要求我要有谦和、仁慈的东正教美德，以及守秩序、有纪律和克己复礼的公民道德，要我表现得谦卑、顺从。同时我也被要求以这样的态度待人接物，尤其是要这样对待下属。我几乎没有行动自由，每次自主意志的表达也会被马上制止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为了压制俄国贵族一直以来享有的极端独立性，因为它已经被证明会带来诸多危险。但它同时也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趋势——走向平庸和传统。人们一直向我灌输皇室身份具有的危险性，但是却从来没有教过我如何有效地承担责任——承担那些某天会降临到我身上的责任。这种明显有缺陷的教育在我和其他更有权势的人身上所造成的恶果，将会在我所讲述的故事中慢慢显现。

在俄国，我们的地位超然，拥有巨大的权势。但是不知为何，我们作茧自缚，因为在那样的教育下，我们的视野被限制了，我们的权力也相应地被削减了。几乎在很小的时候，我便了解到了我的地位具有的一些细微的束缚和缺点，但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，其实它也给我提供了为我的祖国效力的机会——一种巨大的可能性。

为环境所迫，皇室成员注定要持有一种超然的态度，虽然被人群所围绕，却一直过着孤独的生活。很明显，我不懂如何度过那些我无



20 世纪 20 年代的作者

需履行职责时的独处时间，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可以弥补我精神空虚的东西。我天生有一种自卑感，且常常被迫去奋力抵抗这种自卑。在我突然踏入现实时，与其说我做好了准备，不如说我更适合进修道院。

因为我的生活范围狭窄，被长期地压迫着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，所以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。在很小的时候，我就已经预感到我们现在的的生活，以及那些支配我们生活的规范已经岌岌可危了，它们正在以某种方式与生活本身一起逐渐失衡。我可以感受到，在外面的世界、在我们的周围，有一股不为我们所知的力量正在悄然萌发。

从那之后，在潜意识里，我便开始为某件事情的发生而做准备，可是当它真正发生的时候，我却仍然没有准备好。

我尽力去面对眼前的一切，但是现在的一切都是全新的，与过去毫不相关。此时，我能依靠的只有我自己，我必须建立起一些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一些任何人都没有能力从我身上夺走的东西。

当我的财富耗尽后，我便去工作。作为新手，我凭着一腔热血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工作中，最终开创了自己的事业。一次次失望都没能浇灭我渴望学习的热情。在美国，我继续接受教育。于是，我的视野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展，我开始形成自己的人生观。

终于，我对生活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，而且远远超出了我的期望。

我为已经逝去的人伤心，但我不惋惜自己所受的创伤和磨难，正是它们给了我宝贵的经验，我永远不会丢掉从它们身上得到的东西。

然而，有一种东西，我生来便有，并且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，我都会无比珍惜，那就是我对祖国的热爱。

纽约

1930年

目 录

- 自 序 I
- 第 1 章 1892 年 / 001
- 第 2 章 伊利斯科耶 / 011
- 第 3 章 伊莲小姐的训导 / 029
- 第 4 章 父亲被逐出俄国 / 045
- 第 5 章 莫斯科 / 057
- 第 6 章 1905 年 / 063
- 第 7 章 伯父遇刺身亡 / 073
- 第 8 章 初次亮相 / 085
- 第 9 章 婚约 / 103
- 第 10 章 大婚 / 115
- 第 11 章 瑞典 / 135
- 第 12 章 橡树山的生活 / 153
- 第 13 章 东方之旅 / 163
- 第 14 章 废除婚约 / 171

第 15 章	前往战场 / 185
第 16 章	担任护士长 / 213
第 17 章	朋友们 / 227
第 18 章	伤兵死亡 / 241
第 19 章	国家内部分裂 / 249
第 20 章	暂时休息 / 261
第 21 章	农民的问题 / 275
第 22 章	刺杀拉斯普丁事件 / 281
第 23 章	迪米特里被流放 / 297
第 24 章	革命爆发 / 319
第 25 章	庇护所 / 333
第 26 章	真正的爱情 / 347
第 27 章	克伦斯基 / 355
第 28 章	离开俄国 / 361
后 记	393

第 1 章

1892 年

我对我母亲亚历山德拉的印象是模糊的，因为在我一岁半的时候，她在生下我弟弟迪米特里后就去世了。母亲出身显贵，既是希腊的公主，国王乔治和王后奥尔加的掌上明珠，同时又一出生就成了俄罗斯女大公。



作者的外祖父希腊乔治国王与外祖母奥尔加王后

1889年，十八岁的母亲，与当时的俄国保罗大公——也就是我的父亲结婚。他们的婚后生活幸福美满，真可以说是天作之合，只可惜美好总是短暂易逝的。在婚后第三年，他们到伯父的郊外庄园——伊利斯科耶探望我的伯父谢尔盖大公时，已有七个月身孕的母亲突发了急病。

由于病发突然，请医生已经来不及了，只好找来村里年老的产婆照料。当医生终于赶到时，母亲已经昏迷不醒了。生下孩子后，母亲安安静静地躺了六天，第七天时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不幸的母亲当时只有二十一岁，整个家族都因母亲的早逝而悲痛，所有俄国人都为她哀悼。母亲的遗体离开那个小村庄时，当地的佃农聚集在一起，用双肩扛着她的棺木，一直送到十三公里外的火车站。送葬的路上铺满鲜花，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欢迎年轻新娘回家的游行。

母亲典雅贤淑，只要认识她的人都非常喜欢她。我曾经看到过母亲的照片：小巧精致的五官，柔和如婴儿的脸部线条，大大的略带忧伤的眼睛，整个人散发一种特别迷人的气质。

我那刚出生的弟弟太瘦小、太虚弱了，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很快夭折，因母亲的病危而悲伤混乱的人们几乎把他忽视了。后来，我的英国老保姆告诉我说，在她进屋探望我的母亲时，她看到一个包在几条毛毯里的新生儿被随意地放在椅子上。直到母亲去世，人们才开始留意到迪米特里。

由于当时缺少婴儿恒温箱，人们便用棉絮把他包裹起来，然后放在一个放有热水袋的摇篮里，热水袋是专门用来加热和保暖的。医生给弟弟开具了药方，那是一种洗浴的药汤，谢尔盖伯父亲自为他洗澡。就这样，在大家的悉心照料下，弟弟终于度过了最危险的阶段，活了下来。

我和弟弟又在伊利斯科耶住了几个月，直到人们认为弟弟已经强壮到可以承受长途跋涉的艰辛时，我们才被送回圣彼得堡的家里。在那里，我们的父亲正在等我们回来。